

权威专家谈《史记》点校本修订

记者 孙妙凝

2013-10-31 12:05:00

来源: 2013-10-30《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标题: 踵武前贤 后出转精——访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史记》修订组)

8月17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首部成果《史记》在上海书展首发。修订工作历时6年,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约30万字。近日,记者采访了修订组的赵生群教授、王永吉副教授、吴新江副教授和苏芑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点校本没有校勘记,本次修订是如何弥补这一不足的?

赵生群:1959年出版的点校本《史记》是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金陵本的主要校刊者张文虎撰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5卷,即为金陵本的校勘记。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点校本整理者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标点上。在校勘方面,他们主要利用张文虎的《札记》,使用方圆括号的办法,改正了金陵本将近800处错误,但未能大量参校众本,本校、他校的工作也做得很少,因此,没有独立撰写校勘记。

本次修订点校本,我们首先通过排查现存《史记》版本,综合安平秋等版本学家的意见,确定了修订工作的底本、通校本、参校本,并尽可能搜求时代更早的六朝及唐代抄本。然后,在小组成员内分工,每人至少负责一个版本,与金陵本通校,撰写校勘记,将重要异文过录到工作本上,集中到修订主持人手中。金陵本与点校本之间,我们也做了两次校勘。第三步则由修订主持人根据各本的异文逐一考订,判定校勘价值,做出是否出校、以何种方式出校、是否改字等决定,并撰写校勘记。第四步是将校勘记初稿提交修订组成员,讨论修正并核对引文。最后提交审稿专家审阅,修改定稿。

点校本用方圆括号改字的地方,修订本予以保留的,则出校勘记说明。点校本有不少暗改的地方,修订本也根据情况分别出校。张文虎《札记》提到的版本异文或存疑之处,我们尽可能参校众本,提供更充分的版本信息,吸收进修订本校勘记之中。对于新校出的大量重要异文和改正的错误,我们都撰写了校勘记。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点校本并未大规模校勘改字,本次修订采用了前人未使用的哪些版本进行通校和参校?是否还存在因无法看到而没有使用的版本?

王永吉:关于《史记》的版本,贺次君《史记书录》记载了64种。我们选取了价值较高的几个版本,在底本之外,还使用了5个通校本、5个参校本和其他10多种古抄本残卷。5个通校本是:北宋景祐监本、南宋绍兴本、南宋黄善夫本、明毛晋《史记索隐》单刻本、清武英殿本。5个参校本是:南宋耿秉本、元彭寅翁本、明柯维熊本、明《史记评林》本、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本。北宋景祐监本、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南宋黄善夫本、南宋耿秉本、元彭寅翁本、《史记会注考证》本以及其他10多种古抄本残卷等,都是张文虎校刊金陵本时没有见到的。其中,景祐本、黄善夫本嘉文胜义,往往一字千金,弥足宝贵。但是,黄善夫本较为粗疏,几乎每页都有版刻误字,因此,我们没有将它作为底本。

由于条件所限,有些版本我们未能见到,因而无法利用。例如,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所藏北宋刻本《史记集解》69卷,是存世

最早的《史记》刻本。因系私人财团所藏，借阅困难。后来，我们利用了此本的南宋覆刻本，即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绍兴初杭州刻本《史记集解》130卷。虽然绍兴本与杏雨本有所不同，但只有少量配补，是存世较早而又较全的版本，因此，其版本及校勘价值几乎可以等同于北宋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情况特殊，不仅有正文，还包含三家注，这是否是修订的难点之一？点校本《史记》对三家注的利用是否存在不足？本次修订是如何改进的？《史记》除三家注合刻本之外，还有单集解本和单索隐本，本次修订是如何利用的？

赵生群：《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各家多有引用《史记》正文入注者，所引资料往往重叠，《索隐》、《正义》对《集解》也多有称引。而同一家注释，解说也常常不避重复，前后互见。将此类资料加以比对，有时能解决本校勘无法发现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淮南衡山列传》“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正义》：“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阙文。”“阙文”的意思是说此下有脱文。现存最早的三家注本也标注“阙文”二字，说明这些文字在南宋已经脱漏。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用的版本资料有60余种，也未能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其实，答案就在本书之中。《秦始皇本纪》“自上南郡由武关归”，《正义》：“《括地志》云：‘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少习也。杜预云：少习，商县武关也。’”据此，可知各本所标“阙文”，当为“少习”以下13字。《淮南衡山列传》“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各本《正义》引《括地志》也注明“阙文”。据《秦始皇本纪》和《正义》可知，此处所阙亦为13字。

此次修订所用的《集解》单刻本有两种：景祐本和绍兴本。前者是现存北宋时期最好的《史记》刻本。这两个本子刊刻的时间早，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史记》三家注中，《集解》最早成书，《索隐》和《正义》都是在《集解》的基础上作注的，而三家注往往互相混淆。《集解》本对于厘清三家注关系十分重要。如《秦始皇本纪》“南登琅邪”，《集解》：“今兖州东沂州、密州，即古琅邪也。”这里的“集解”，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正义”，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呢？景祐本、绍兴本都没有这条注释，因此可以确定是《正义》之文。

张文虎校刊《史记》时，《史记索隐》主要依据的是毛晋汲古阁《史记索隐》单刻本，但失误在于删去了《索隐》有关《史记》体例的评论。这些内容涉及《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等10余篇。自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体例提出批评以后，后代许多著名学者对此多有评论，这对于了解司马迁和《史记》具有重要价值。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不仅注《史记》，还要补《史记》。他补《史记》的设想，就包括在《补史记条例》之中。这部分内容远比《史记述赞》重要。金陵书局本保留了《史记述赞》而删去《补史记条例》。此次修订，这个系统性的错误得到了纠正。

《中国社会科学报》：修订本《史记》共改动标点6000余处，主要是针对哪些问题进行改进的？

吴新江：点校本的标点有一些缺憾，一是读破句，我们对句读做了修正。二是专名和通名的处理不甚严格。我们尽可能根据史实和文献做了加工，根据现在通行的理解和认识，对专名（人名、地名和书名等）加以适当标注。三是正文和三家注的引文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引文不足和引文外衍的情况，这次修订也作了适当处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次修订是如何利用我国几十年来古籍校勘学和历史学的新研究成果的？是否也吸收了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

苏芑：这次修订比较系统地参考了国内50年来的《史记》校勘成果。我们还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作为通校本之一，也吸收了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不少有价值的异文。我国台湾学者施之勉、王叔岷等曾对《史记》有过系统校理，我们也参考了他们的成果。此外，还运用了简帛、石刻、玺印等出土文献及相关论著，例如，陈直、罗福颐、裘锡圭等先生的成果等等。

责任编辑：张彦

文档附件：

Bad Gateway

The proxy server received an invalid response from an upstream server.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75；84177878；84177879；84177688 Email: 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 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 skw02@cass.org.cn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邮编: 100102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